



黄国俊



外科医生不能只是手术匠

黄国俊出生的时候是双脚畸形。没有任何医疗经验的父亲，每天用手尽力扳正他的双脚，终于在6年之后，黄国俊能站起来走路。他也立下志愿，选择当医生作为他的终生职业。

在他长达50余年的外科生涯中，他挽救和延长了6千多例患者的生命，并成为亚洲第一、中国唯一的英国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

黄国俊喜欢外科，喜欢把手术做好。他认为每个手术都是一件外科的艺术作品。但如果不能选择合适的适应证，外科手术不但无效，甚至有害。在这种情况下，多学科综合治疗才是正确道路。这一思路不但对学科建设有益，而且对患者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

黄国俊说，只会用刀的外科医生只不过是一个手术匠，而不是一个好的肿瘤学外科医生。

狠心慈父

1920年11月2日，黄国俊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留隍乡世代经商之家，但阖家喜得贵子的欢悦之情，迅即被无情的烦恼所取代，婴儿的双脚为先天马蹄内翻足畸形。

两岁那年，黄国俊被送往当地最好的医院汕头市博爱医院诊治，经两次全身麻醉石膏矫形手术竟全然无效，依然只能爬行。他的父亲黄经南一生经商，从未上过学，更没有任何医疗经验。无奈之下，每天用手尽力扳正小国俊的双脚，然后令他扶着桌凳忍着剧痛站立起来，坚持，再坚持，直到痛得全身大汗淋漓。土法施治，一连4年，奇迹出现了，小国俊终于可以站立行走了。慈父和小国俊的锲而不舍，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黄国俊8岁进乡塾读书，193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潮梅名校汕头私立角光中学。学生宿舍建于山顶，在校生活必须上山下坡跑动，黄国俊虽有足疾，颇感困难。但他咬牙坚持，不甘人后，并于课余时间习泳打球，脚力日见增强。

黄国俊的母亲是越南人，她心地善良，没有读过书。看到黄家上上下下都在经商，而且干得很不错。因此对他说：“你读那么多书干什么，你学会打算盘，写家书也就够啦。”但黄国俊却不愿经商，他太想读书了。在他的苦苦央求下，父母终于同意他去广州上学。



1957年，黄国俊任大尉主治军医

不懂医术的父亲为他治好双脚的深刻记忆一次次浮现脑际，他想，治病救人该是一项多么高尚的职业。想到这里，他立志从医，而且要当一名杰出的精于手术的医生。

喜欢手工劳作的他在高中时绘画才能凸显，其素描和炭笔画作品常被校方展出，赢得师生们的交口称赞。

梦想成真

193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黄国俊被校方保送到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在燕京大学二年级时，遇到无脊椎动物学的胡经甫教授，他是美国 Cornell 大学毕业的著名昆虫学家，讲课清楚、声音洪亮。他用整个黑板画一只大蚂蚱来讲解它的解剖，给黄国俊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黄国俊和几个同学辗转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借读。圣约翰医学院授课全用英语，老师专业水准高，且要求严格。黄国俊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物化学这两门课颇感兴趣，学得投入，获益良多。后来他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转学至华西协和大医学院。

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医学院是原华西大学医学院与南迁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山东齐鲁医学院合课教学，院长为加拿大人，教师有加拿大人、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基础理论扎实或临床经验丰富的专家，讲课多数用英文，只有少数用中文。

教他们药理学的老师上第一堂课时，未开口就先在黑板上写下了“庸医杀人不用刀”的警句，这成为他毕生从医的座右铭。那时他每一堂课都认真记笔记，不管老师用英语或汉语，他都用英文记下来。常常一下课，他的笔记本便会被同学借走，第一个学期下来，他的每门功课都是最高分。他这个低年级新生竟被选为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直至毕业。他的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47年，黄国俊从华西协和大医学院毕业前一年，就开始思考自己毕

业后的走向，他的梦想是上北京协和医学院，但此前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学院被迫关门，虽然后来抗日战争胜利了，但不知北京协和医学院什么时候复院。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美国几家医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同时寄了申请书，希望能得到做外科住院医师的机会。

幸运的是，他同时收到了来自美国芝加哥 Garfield 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的来信。双喜临门，但两者不可兼得。他考虑到美国有着相当严重的种族歧视和排外思潮，而协和有美国的设备和技术，患者是中国人，培养对象也是中国人，手术锻炼的机会不比美国少，黄国俊决定舍美国而留协和。

1948 年 6 月 30 日，黄国俊提着一个小皮箱和一件大衣站在了北京协和医院的门口。第二天，他穿上北京协和医院白大褂。这一刻，他梦想成真，从此开启了他在外科领域的医学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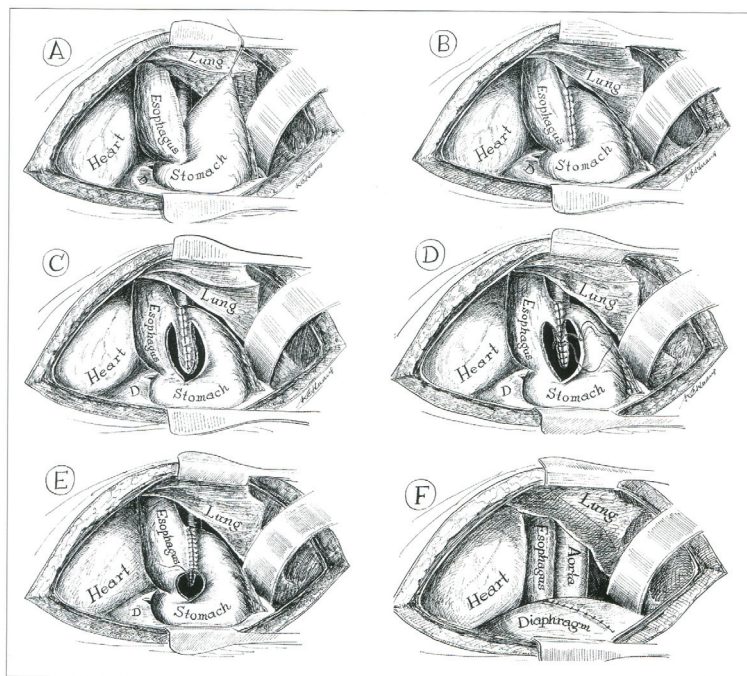
医生善画

当时，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专职医生人员很精干。科主任娄克斯，副主任吴英恺，主治医师曾宪九，住院总医师陆惟善，加上住院医师和实习医生，一共 13 人。实习医生的 24 小时工作制很艰苦，但黄国俊一开始就开足马力，情绪高涨，所有工作一丝不苟。记得有一天，他收了 5 个新患者，为了完成全部入院常规，他连续工作了 23 个小时，次日照常上班。

受吴英恺的影响，黄国俊选择了胸外科，并追随吴英恺十余年。

他的绘画才能在重视解剖的外科领域也给他助了一臂之力。他常常在病历及手术记录中加入插图，科里的主任和医生在手术时如有特殊发现，也常常叫他到现场把手术发现画下来。

因为黄国俊的这一特长，吴英恺于 1948 年著书时曾要他画一套食管胃贲门吻合术的手术图谱。此画一直被吴英恺保存了 50 年，1998 年，吴英恺亲手将画还给了黄国俊，还亲笔写上“1948 年黄国俊绘”。



1948年，黄国俊在协和医院当外科实习医生时，为吴英恺绘此图谱。吴英恺保存此图五十年，于1998年还给黄国俊。图上注释为吴英恺亲笔

当时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床位不多，手术数量也少，但医疗护理质量很高，一丝不苟。在这种情况下，黄国俊对遇到的每个新病种都要结合教科书了解它的全面基本情况。黄国俊还特别注重基本功的锻炼，认真观察学习不同手术者的优点加以综合吸取，为己所用。他在积累经验，等待大展宏图的时机。

1951年2月4日，风华正茂的黄国俊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系49级毕业的手术室护士长郭淑如喜结良缘。婚后不到一个月，夫妻双双参加北京协和医院朝鲜战争手术队赴东北救治伤员，黄国俊担任管理240多个床位伤员的主治医生，郭淑如则担任手术室护士长。



黄国俊与郭淑如合影，郭淑如也跟随吴英恺到了阜外医院，一直担任手术室护士长一职，是吴英恺做手术时的手术器械助手。

如鱼得水

1956年4月，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整体搬到北京西郊黑山扈原结核病疗养院，建立起我国第一所胸部专科医院——解放军胸科医院，吴英恺担任该院院长。当时胸外科拥有4个病房和4个手术间，每个病房有40张床位，分别由黄孝迈、侯幼临任副主任，黄国俊、邵令方、郭加强和李功

宋各管一个病房。

他们四人在这如鱼得水，大批年轻医生、护士、进修医生、工作人员陆续从全国各地调入该院，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

1958年，解放军胸科医院搬迁至北京阜成门外大街新建的有800床位的医院，改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黄国俊被任为普胸外科副主任，主管2个病房，共80张病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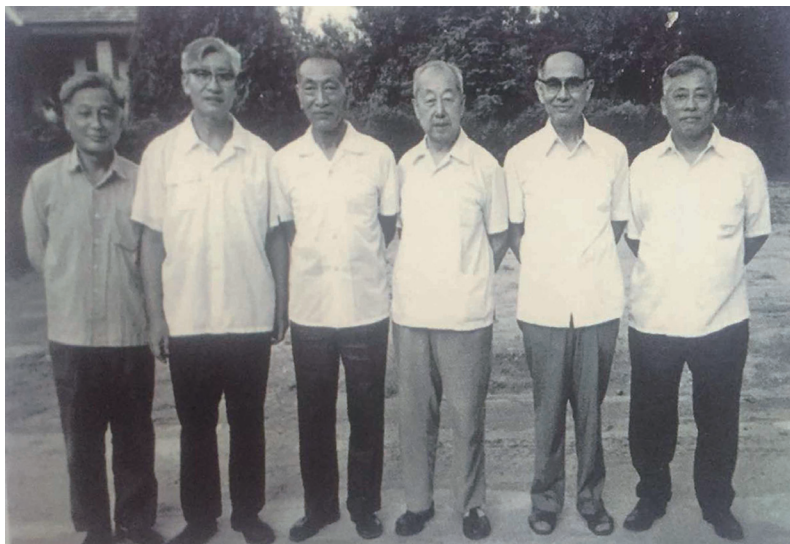
自从来到胸科医院，临床工作量及教学任务猛增，再加上院外会诊、论文撰写、期刊审稿编辑等工作，黄国俊的每周7天都不够用，专业理论水平和临床经验丰富的同时，他也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病，时有发作。

一天，他突然腹部剧痛。他急忙让孩子下楼去请阜外医院的侯幼临来看看。侯幼临来时，他的腹壁已经硬得像木板了。侯幼临一面向吴英恺报告，一面通知在手术室上班的郭淑如准备手术，并叫来救护车。侯幼临也是老溃疡患者。

这是胸外科一年之内的第三位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病例，也是黄国俊几十年中唯一的一次病假。阜外医院在他术后想尽办法为其补充营养，然而，医

院尽最大努力也只能做到一天给他提供一个鸡蛋。在他的夫人郭淑如的照顾下，术后两个月他便重返工作岗位。

食管癌的防治工作一直是吴英恺院长所关注的重要课题。1959 年，吴英恺在阜外医院召开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和北京四省一市食管癌防治科研协作大会。1964 年春，黄国俊陪同吴英恺深入食管癌高发区河南林县考察，探讨了该病患者就地早期发现和早期手术治疗的可行性，接着他会同黄兰清护士长进驻林县人民医院达半年之久，在简陋的医疗条件下开展县级医院早



1963 年，与吴英恺教授访问华北食管癌高发区留影（左起：李光恒、邹令方、张毓德、吴英恺、黄国俊、黄偶麟）

期食管癌外科治疗，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县级食管癌医院，培养出一批能进行食管癌诊断和手术的医生。

在吴英恺的领导下，从 1948 年起在北京协和

医院到 1964 年在阜外医院，10 余年间食管癌的外科治疗已逾千例。但很多中晚期病例的远期效果仍不够理想。1958 年，黄国俊和阜外医院放射科、病理科，以及与刚建院不久的日坛（肿瘤）医院协作，开展食管癌术前放射与外科综合治疗研究，截至 1962 年共总结 113 例的经验，初步说明综合治疗有提高手术切除率和远期生存率的效果。当年他将这一临床经验在苏联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了报告。



1964年，黄国俊（前左5）在河南省林县人民医院开展食管癌外科治疗与县委书记杨贵（前左4）及医院领导和职工合影

荣誉院士

1964年12月，黄国俊被调至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肿瘤）医院任大外科主任。此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内部由于阜外医院重点转入心血管专科，食管癌和胸部其他肿瘤的防治研究工作便由阜外医院转至日坛（肿瘤）医院，黄国俊的专业从此也转入胸部肿瘤外科。

1975年，黄国俊奉命率队前往云南。为了弄清个旧锡矿工人肺癌患病率较高的发病原因，他和队员们跑遍各个矿区，下到几百米深的井下，对矿工进行健康普查。他还多次为肺癌矿工进行手术治疗和示范，并在当地开办肺癌诊治训练班，建立肺癌防治研究基地。在其后的15年中，他7次亲临云南锡矿指导肺癌的防治研究工作。

肿瘤医院对 3 000 多例食管癌手术后随访情况的统计中显示，手术后生存 10 年以上的达 22.5%，15 年以上的 19.7%，20 年以上生存率 11%。黄国俊也因而成为国际同行所仰慕的权威之一，在国内外发表了 200 多篇论文，被公认为是在食管癌方面贡献最为突出的专家。



1981 年，黄国俊与陈敏章部长在伦敦参加学术交流会

1988 年 1 月，黄国俊应邀到伦敦接受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Honorary Fellow）的称号，该学院宪章规定在世的荣誉院士在任何时候不得超过 120 人。黄国俊是获得此荣誉的亚洲第一人，也是国内唯一的外科专家。

1995 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国际食管疾病学会国际学术大会上，黄国俊被接纳为永久荣誉会员。

点名医生

20 世纪 60 年代初，黄国俊就成为了中央领导保健小组的一员。他先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国际友人、劳动英雄进行过大手术。

除此之外，黄国俊还是他老师们的“点名医生”。北京协和医院外科曾宪九教授、内科张孝骞教授均指定他来为他们做手术，且黄国俊每一次都圆满地完成“考卷”。

胸外科权威曾宪九晚年患肺癌后，指定要黄国俊为他主刀。术后，黄国

俊问曾宪九能给学生打多少分？一向对手术基本要求极为严格的曾宪九郑重其事地说：“你的手术做得非常好。但外科手术没有打 100 分的，给你 99 分吧！”曾宪九康复得也很快，又愉快地工作和生活了 6 年。

1986 年，著名医学家吴阶平教授右肺新发现肿块。经过北京和上海有关专家多次会诊都难以排除肺癌。当时黄国俊正应邀在法国讲学，没有在场。吴老得知他即将回国，建议等他回来，听听他的意见。

一周后，黄国俊回到北京，详细分析了吴老的全部病史和体检资料，判断吴老右肺上新发现的肿块是结核而不是肺癌。他果断地建议采用抗结核药物治疗，不要手术。

在临床上要推翻对一个患者的“癌症”判断并否决它的手术治疗，比“癌症不能排除，应该进行手术探查”的决定要冒更大风险，更何况这位医学泰斗的“癌症”是由国内著名医学专家们经过反复会诊而不敢排除的。万一有误，将会影响吴老的健康乃至生命。

然而，黄国俊还是考虑患者的利益并坚信自己的经验和客观分析后的判断。果然，吴老采用抗结核治疗 1 个多月后，病灶便明显缩小，3 个月后基本消失。事后，吴阶平十分高兴而又风趣地说：“黄国俊免我一刀！”

批评一把刀

黄国俊说他喜欢外科，因为外科能治好肿瘤。他喜欢把手术做好，因为每个手术都关系到患者的安危，也是一件外科的艺术作品。但恶性肿瘤的本性是无情的增长、扩散、转移，而外科手术的作用只是局部切除。当肿瘤属于较早期限于局部范围之内时，彻底完整的手术切除是首选的有效治疗方法。否则，外科不但无效，甚至有害。在这种情况下，多学科综合治疗是当今公认的正确道路，应该在研究中不断提高。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黄国俊倡导联合会诊（查房）制度。从 1965 年开

始，胸外科和放射科、内科、诊断科、病理科共同建立每周一次的联合会诊，每次联合会诊时参加者都非常踊跃，座无虚席。

这个制度不但适应肿瘤学防治研究发展需要，对于其他专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于患者而言，有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效果，对多学科最佳综合治疗方案的设计和执行，科室间的合作和交流，以及对于年轻医生的培养和医疗质量的提高，都极有好处。他之前开展的食管癌术前放射与外科综合治疗研究，其实也是这一思想结出的硕果。

他说：“世人常用‘一把刀’来称赞某外科医生，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只会用刀的外科医生只不过是一个手术匠，而不是一个好的外科医生。”

在一起

黄国俊的夫人郭淑如也跟随吴英恺到了阜外医院，自开院以来一直担任手术室护士长一职，长达9年，是吴英恺做手术时的手术器械助手，与吴英恺配合非常默契。在阜外医院，她带领手术室护理班子开展心脏手术和低温麻醉循环等护理教学工作，也是吴英恺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黄国俊、郭淑如与吴英恺的师生情，一直延续到吴英恺生命的最后一刻。吴英恺在弥留之际，夫妇俩一同前往看望，吴英恺问：“郭淑如，咱们在一起50年了，50年以后，怎么样？”

黄国俊说：“还和你在一起，我们永远和你站在一起。”

整理 / 陈惠